

绿洲
周末

总第167期

绿洲新语

张桂梅一封来信，何以感动千万人

●李晚

近日，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写的《致毕业生的一封信》再次刷屏网络。全文只有几百字，但情真意切、字字珠玑，读后令人为之动容。字里行间，寄托的不只是一位师者对学生的殷切期待，更有对教育理念的诠释以及人生价值的思索。

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大考，相信每一位亲历者都有难忘体验。有等待结果的忐忑，有回首寒窗苦读感慨，有面对未来的期许……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，张桂梅向毕业生袒露心声：你们努力学习，并不只是为了一场考试，而是要在最好的年纪，体验一次为了目标全力以赴的奋斗；你不必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的身上，可以靠着自己的大脑和双手改变自己。

在她看来，教育与学习不应完全以结果为导向，更不能简单理解或异化为一种应对考试的手段。那些因梦想而执着，于挫折中奋起的经历，或许才是人生最为宝贵的珍藏。如果置于人的生命长河中思考，历经高考所锤炼的本领、所增益的能力，必将让人有勇气去应对日后诸多未知的境遇，为个人真正成长、成才厚植自信与根基。

教育的本质是什么？一位哲学家曾有形象比喻：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通过因材施教的“唤醒”方式，真正启发学生的天性、潜能与梦想，让学生逐步建立自尊、自信，并焕发生命的活力与人性的光辉，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所在。

张桂梅正是遵循这种理念，在无数次家访、陪读、查课中，唤起偏远山区的女孩内在的学习动力，引领她们挺起不屈的精神脊梁，并在心底坚定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。正如华坪女高的校训所言，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，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！张桂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：教育为的是给每个学生点燃一盏灯，让她们在人生的旷野上奔跑，途经山川湖海、遇见万千可能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价值理念多元复杂的今天，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各不相同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更需要内心的笃定与坚守。在张桂梅看来，发财并非人生成功的标准，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，才是精彩的人生。50年来，她置身乡村振兴、教育扶贫的第一线，以羸弱的身躯为山区女孩撑起一盏人生的明灯。而她们也在这盏明灯的感召下，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……

爱短情深。相信张桂梅守护的女孩们，也将如信中所托，心存信仰、奔赴未来，并始终怀抱一种良善与坚守，点燃更多人的心灯，照亮更广阔的天地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本版主编：边芳

责任编辑：李玲 张慧娟 马军权

视觉：武帆



芳香大地(资料图片)。王新平 摄

可克达拉“三味”

孟庆新 兰玲玲

如果你想找到奔腾不息的力量之河，读懂屯垦戍边的壮美史诗，那么，去祖国的最西端，来品味不一样的可克达拉吧。

——题记

四师可克达拉市，这座伊犁河畔的边陲师市，蓬勃在天山山脉的臂弯里。

剑犁和鸣，亘古荒野“长”出绿意盎然的军垦城市，十里稻香、百里果香、千里花香融入汗水的陈酿，戍边者深情奏响“东方小夜曲”《草原之夜》的优美乐章。

绿之韵、香之醇、情之浓，这是不同于任何地方的可克达拉“三味”。

绿之韵

6月，花事淡去，可克达拉市的一条大道旁，银杏、国槐挺拔秀美，树叶密得繁实，绿得深沉，就连树下的石头缝里都透出浓浓绿意。在这个远离海洋的城市，29个公园如明珠般镶嵌在大地上，100万株乔木绿荫似盖，伊犁河水潺潺，绿点、绿线、绿网相融互促，生态“绿肺”沁人心脾。

“在边疆，兵团人创造了一个奇迹！”几年前，歌曲《草原之夜》词作者张加毅的夫人薛蕴华来到可克达拉市，惊叹这里的绿。

奇迹，在短短10年间，一座军垦新城从原野拔地而起，“中亚湿岛、交响夏都”的建设定位，“城在林中、路在绿中、房在园中、人在景中”的生态景观，让可克达拉市雅致而卓然，被评为“兵团园林城市”。

“美丽的夜色多沉静，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……”每当《草原之夜》的旋律响起，在一师六十三团工作多年的郝成林都会心潮澎湃，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一幕幕闪现眼前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郝成林的父亲随部队来到边陲伊犁，只见原野茫茫，人迹罕至。战士们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，为此处取名“可克达拉”，哈萨克语、蒙古语意为“绿色的原野”。

沉寂的山河在镐头和犁杖声中苏醒，片片荒野变成农田。一晃多年过去了，在南泥湾精神的激励下，湖南、上海等地的青年纷纷报名支边，郝成林的母亲也在其中，她坐火车、汽车、马车，辗转来到可克达拉。

又是一个春天，原野碧草如茵，鲜花盛开，郝成林的父亲和母亲相爱了，希望的种子在泥土中攥紧根脉、发芽吐绿。

西风烈烈，在热血的吟唱中，四师可克达拉市18个团场从无到有、发展壮大，吸引来20多万各族职工安居乐业，郝成林的父亲也从“小郝”成了“老郝”，头发花白，牙齿脱落。

两年前，老郝过88岁生日，战友送来书法作品祝贺，上书：“戎马二十年，求解放、保和平、为国为家，无怨无悔；屯垦三十载，重事业、爱集体，顾己顾人，有情有义。”那一夜，老郝老泪纵横。

绿色，是屯垦人的魂，戍边事业的根。20世纪90年代，填报高考志愿时，郝成林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，老郝与他进行了一次深谈。

“我想报考疆外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大城市。”

“屯垦戍边需要后来人啊！儿子，填报农林专业吧，还是回来，回到这里……”

1996年，郝成林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，回到了可克达拉，成为团场的一名农技员，用大半生的时间，带出了一支能独当一面的农技队伍。更让他欣慰的是，前两年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，也回到可克达拉就业。

一次，郝成林在儿子的QQ空间里看到了他写的日志：“三代兵团人历经艰辛，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。荒野变良田，戈壁建新城，惊人的奇迹今天仍在延续。我愿做一棵小草，为家乡献上绿。”

前不久，郝成林一家三代齐聚可克达拉市，他们走过老雀湖，来到望河亭，欣赏胡杨林，看到一辆辆来自疆内外的房车在这里停留，人们畅游、拍照，赞叹这不同凡响的绿，感慨《草原之夜》里那经典之句：“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”。



可克达拉市绿荫似盖(资料图片)。

李冠新 摄

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，仅用了10年。

实施向西开放战略，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……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下，2015年，可克达拉市挂牌成立。

“城市初建时，还是一片荒地，走远了就找不到回来的路。”新疆可克达拉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钱家祺说。

“空旷的大地上，将出现一座什么样的城市？”钱家祺和大家一样憧憬着、期盼着。

一座城，没有足够的绿，就没有畅通呼吸的“肺”，没有引人留人的“脉”。一开始规划城市，四师可克达拉市就响亮提出“生态立市”目标，确立了突出特色、“一街一景”、体现自然之美的植绿思路。

新城需要大量特色树种，很多树种从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采购而来。2017年的一天，完善询价比价监督机制会议从当天晚上8时开到次日清晨，大家拿着饼馍，端着水杯，边啃边议，拿出方案后，已是朝阳初升。

白天，四师可克达拉市领导干部全部到一线种树，晚上，解决问题、总结部署工作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这样苦苦干了两年多。

培育景观带，可克达拉市在城市主干道、沿河沿湖等处大面积种树补绿，打造迎宾大道、滨河公园等绿化板块，以点带面，连点成片。

在如火如荼的植绿活动中，四师可克达拉市掀起大规模的捐树热潮，六十六团的夏橡，七十二团的海棠……成千上万棵大树被移栽到可克达拉市。

“这些树，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刚从部队转业来疆时栽下的，它们离开故土，又有了新的使命。”挖树、移树，当时八旬高龄的老军垦回欣欣心疼得红了眼眶，但很快释然了。

如今，置身于可克达拉市，钱家祺再也不会迷失方向，看一眼绿地景观，就能辨出在什么方位、哪条路上。远眺之下，这座城市如绿云覆盖。

“一路一景，步移景异，绿入画，满城皆绿”，目前，可克达拉市绿化覆盖率超过48%，位于疆内城市前列，产城融合后劲满满。一个生机勃勃的绿色之城，在《草原之夜》的琴弦上跃出。

“财政再紧张，我们每年都拿出1.3亿元资金护绿兴绿，更好地实现‘城与自然共生，人与历史共鸣’。”四师可克达拉市党委副书记、四师师长曹萍说。绿色之城人向往，近三年，可克达拉市销售商品住

房超过6000套，其中不乏来自北京、江苏、广州等地的购房者。

“如同邂逅命中注定的恋人，我对可克达拉一见钟情。”西部计划志愿者冯震杰说，红色基因、山水人文、屯垦历史交织成画，这是一个有着特别收获感的地方。侧耳倾听，那浓郁的绿色正和着小夜曲的琴声如春水般流向心灵深处。

香之醇

当风吹着风，来到仲夏的路口，四师六十八团2万余亩水稻开花了。

无数茎秆以同一节奏律摆，一簇簇洁白的小花洒下星星点点的花粉。不起眼的稻花静悄悄地开，将香气遗落在田间。

天光微亮，六连职工金月明已在地里施肥了，忙起来一天只吃两顿饭，衣裳沾染的清香拂去他劳作的疲惫。扬花后的水稻，很快结出青绿各家的稻粒。

两个月后，稻秆弯下腰，田畴好似铺上了金色的巨毯，收割机隆隆驶过，将稻米收进仓。斜阳下，家家户煮新米，香气随着晚风的流动在团场上空袅袅散开。

前不久，疆外朋友来旅游，金月明带着他们参观位于“家门口”的长丰稻作文化展览馆，领略屯垦文化、稻米文化。友人感慨：“谁能想到，边疆塞江南，盐碱滩上也能长出这么好的稻米！”

伊犁河谷空气湿润，雪水清澈，生产的稻米“颜如玉，浆似乳”。

“老天爷赏饭吃，咱更要端好这碗饭。”新疆创维伊香米业有限公司经理熊俊说，她深知军垦人在边陲洗碱垦荒的不易和为国种粮的荣光，建立起“从田间到餐桌”的质量追溯体系，“伊香”牌有机大米获国家“绿色食品”认证。近年，六十八团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“全国一村一品水稻专业示范镇”，带动上千户职工种稻增收。

稻田还是那些稻田，种稻的人却一茬茬地换，六连又有两名职工即将退休。田间朝暮，稻田依然飘香，那倾泻而下的稻米，像充沛的时光河流，丰润着他们的人生。



伊香水稻喜获丰收(资料图片)。

王新平 摄

稻田旁，是大大小小的果园。无数果园汇成色彩丰富的巨幅油画，这是大自然送给四师可克达拉市的一张“香甜名片”。

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记载，1222年，长春真人丘处机穿果子沟，为一处处苹果林感叹：“土人呼果为阿里木，盖多果树，以是名其城”。

“阿里木”，便是四师六十一团所在地，至今仍有棵树龄300多年的老杏树。棵棵树木“开枝散叶”，2024年，团场特色林果面积达到7万余亩，果品进出口贸易额超过3000万美元，果农的腰包越来越鼓。

昼夜温差大，土壤肥沃，使四师可克达拉市产出的果品甜多汁，“大果盘”清香四溢。2024年，师市苹果、杏、李等林果面积已达21.4万亩，产值20余亿元，成为优势突出的主导产业。

盛夏，吐尔根杏沟的杏子熟了，在相邻的四师七十一团，作家单志伟品尝香甜的黄杏，想起了王敬珍。

60多年前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王敬珍支援边疆建设，来到七十一团七连。连队后面有座光秃秃的山，叫蘑菇山，一到阴雨天，人们便忙着用麻袋堵住地窝子门。连长说：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蘑菇山滚石砸蛋。

“给荒山上栽树，泥石流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”王敬珍每天扛上铁锹、十字镐，在乱石中掏出一个一个土坑种树。40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头发全白了，手粗糙得像松树皮。他不仅栽下无数棵杨树柳树，还栽种了4万多棵苹果树、梨树、杏树，蘑菇山变成了“花果山”。

王敬珍嫌天回家浪费时间，干脆在山上盖了间简陋的屋子。上小学的儿子王建平时常见不到父亲，他在作文《我的爸爸妈妈》中写道：“我感受爸爸爱蘑菇山上的树，胜过爱妈妈。”

2006年的一天，爱树爱到骨子里的王敬珍倒下了。83岁的他艰难地告诉儿子王建平：“后事从简，入土为安，埋在树下做肥料。我活着抚育了它，死后也要守着它……”

“一生成一事，一事则一生，这就是老军垦王敬珍。”单志伟说。近年来，七连依托蘑菇山打造集采摘、民宿为一体的旅游胜地，这座“花果山”已成为连队的金山银山。

不只是七十一团的蘑菇山，也不只是与树融为一体的王敬珍，在“中国冰葡萄之乡”七〇团，新疆规模化蛇果生产基地七十八团……每一片绿洲，都有馥郁的果香、动人的故事。

可克达拉的夏季，连天空都是香的。

在四师七〇团伊帕尔汗薰衣草观光园，漫天的紫色花海望不到边，宛如印象派画家塞尚的作品，又如延展在大地上的梦境。在四师可克达拉市投资3亿元建成的新疆伊帕尔汗薰衣草文化产业园，蓝盈盈的花朵绽放，一拨拨游人蹲下身来，深嗅着幽幽香气。

当普罗旺斯的色彩被复制到中国版图的最西端，薰衣草用一场场盛大的花期，开启不一样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以往，中国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薰衣草的国家，专家们在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重庆、河南等地试种都未成功，薰衣草精油全部依赖进口。1964年，国家试种薰衣草的任务下达到兵团，支边可克达拉的上海青年徐春棠担起这一重任。

每天守护、观察、记录、研究……因为没见过薰衣草长啥样，徐春棠连地里的草也不敢轻易拔，照着书本上的图片一株株地辨别。昼夜温差大，徐春棠就用芦苇和麦草编织草帘，晚上盖早上揭。

一天，徐春棠患了重感冒，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忽然传来疾风拍打门窗的声音，他抓起外套就往外跑，将衣服、草帘盖在小苗上。7年反复实践，徐春棠帮助薰衣草渡过出苗、成活、繁育、越冬重重难关，出苗率提高到90%，掀开规模化种植薰衣草的崭新一页。

100克薰衣草鲜花，能提炼出1克精油，是普通草药浓度的70倍之多，5分钟便能到达血液循环系统。这一散发带着浓郁香气的唇形科植物，如上天落在人间的“香吻”。

这个“吻”，给可克达拉带来了独有的“紫色经济”。继徐春棠之后，一代代军垦人接续培育薰衣草新品种，如今四师可克达拉市薰衣草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，成为全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；开发出4大类120多种天然香料产品，芳香产业香飘世界，农业产业风生水起，大批职工群众依靠薰衣草产业致富。

“只要用力呼吸，就能看见浪漫和奇迹”，这是薰衣草的花语。可克达

拉人以同样的深情和执着，编织着从“草原之夜”到“普罗旺斯”的浪漫传奇。

一年年，一季季，一风起，一花开，醇厚的香气直抵内心，那是犁铧深耕西陲散发的芬芳，是汗水浇灌大地的幸福味道。

情之浓

可克达拉有绿洲，也有沙漠。

长长的边境线上，横亘着塔克勒穆柯尔沙漠，石头粗粝，一蓬蓬植物因干旱而多刺，鞋底薄了便会扎进脚心。

经历过多次钻心疼痛后，护边员朱国利的鞋底越来越厚，夏天的胶鞋、冬天的靴筒，鞋底都是厚墩墩的，一踩一个坑儿。可没过多久，这鞋底又越来越薄——每天巡逻10多公里，30多年风雨无阻，他磨破了400多双鞋。

朱国利所在的六十三团，毗邻哈萨克斯坦，霍尔果斯界河如玉带蜿蜒流过。1993年，22岁的朱国利和妻子王利来到这里，一边耕作放牧，一边守边护边。



朱国利(左)和妻子王利在进行守边事迹宣讲(资料图片)。

于艳霞 摄

夏天，沙漠气温最高达到40多摄氏度，一团团蚊虫聚成黑雾，朱国利穿戴上厚厚的防蚊护具，汗水顺着发梢滴下，指头一捻就变成涩涩的汗碱。冬季寒风刺骨，潮湿的衣服迎风结成“冰甲”，走起路来“咚咚”作响。

“只有走在巡边路上，心里才踏实。”朱国利在边境线上长大，守边护边早已深入他的血脉。夫妇俩住地窝子、泥巴房，点煤油灯、喝界河水，直到2005年，六十三团建起乔老克哨所，艰苦的守边生活才得以改善。

白天，隆起的沙丘是金色的，夜晚，则与黑色融为一体。

“怕不怕？”深夜，风呜呜地刮着，朱国利问妻子。“不怕，守边就是守国，咱这事业光荣。”沙漠博大而安静，火热的心在胸膛有力地跳动。

2015年5月的一天，边境线附近燃起大火，朱国利及时发现并报告，避免了重大损失。30多年来，朱国利夫妇巡边50余万公里，相当于从六十三团到北京往返70趟，管辖片区从未发生一起人畜越境事件。

岁月染白须发，乔老克哨所成了不换届的“夫妻哨所”。有人问朱国利：几十年守在这里，孤单不？他回答：有界碑和家人，一点也不孤单！

“面对蜿蜒的界河，背靠亲爱的祖国，我们种地就是站岗，我们放牧就是巡逻……要知道军垦战士想着什么？祖国富强是我们的欢乐……”由安静作词、田歌作曲的《军垦战士的心愿》，就诞生在可克达拉。朱国利唱了无数遍，歌声粗犷浑厚。

大漠的风，掠过千年屯垦时光，从远古吹到今天，从肉体吹到灵魂。守边漫长边境线，可克达拉人维稳戍边初心不变、历久弥坚。

落日长烟，林海碧浪与绵绵山脉接天连地，在昭苏高原上的四师七十七团，独特的逆温带大陆性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，为职工群众扎根边疆、建设家园保驾护航。

高高的山上守林场，范西安守了30多年。

1992年，七十七团成立林业站，团领导问当时任四连连长的范西安：“想不想干林业？你当站长。”“主要干啥？”“种树护绿呀。”“行！”

干上了，范西安才知道，种树比管人累得多。每年5月，人背马驮将幼苗运上山。此时地刚解冻，一锹铲下去，石头与铁锹撞击处火花四溅，挖几下土时就磨出血泡。

范西安带头在山上搭起帐篷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山上的天说变就变，种树巡林，他常被雨水淋透，包里随时带着备用的衣物。

一个人在瀚海当中，便渐渐忘掉外面的世界。植绿护绿，穿行于山峰沟壑，跋涉于河谷岗丘，范西安不知不觉度过几十个春夏秋冬，团领导换了八届，他还未“挪过窝”。

一次，团领导想调他任供销社科长。“我就在山上，哪儿也不去。”范西安急了，又诚恳地请求：“能不能把我的职务免掉？就当护林员，我不在乎待遇，不离开林子就行。”

7月何处栖，7月何处栖。退休后，范西安最爱去公园看大树。他常摩挲着树皮，抬头看树梢缝里的天空，耳畔回荡着林海涛声，心还在那片远山之上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

在距离七十七团20多公里的七十四团，有一支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女子护边队。

清晨，阳光透过云层喷薄而出，连绵起伏的界山上白云朵朵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18名汉族、蒙古族、哈萨克族、回族女子护边员整齐列队，在“边防有我，祖国请放心”的响亮口号中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“一上午4个小时都在外巡逻。山区冷，每次出门，我们都要揣个保温杯，随时喝点热水暖暖身子。”女子护边队长马登说，别看现在青山绿水，更多的时候是蚊虫叮咬、大雪没膝。

春天，融化的雪水淹没巡逻道路；夏日，暴雨冰雹天气频频出现；冬季，寒风将厚厚的棉衣穿透……昭苏高原环境恶劣，她们将长发扎起来，日复一日巡行边境线，新时代的边关“花木兰”柔美又刚毅。

“穿上巡逻服，我感到特别自豪。”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，马登回到家乡加入女子护边队。她说，边境线上留下了爷爷和父亲巡逻的脚印，这里虽然没有大城市的辉煌灯火，但戍守边关的人生更有意义。

为国守边，不分男女。巡逻、值守、拉练、学习，大家奋勇争先。只要穿上巡逻服，踏上边境线，就会挺起身躯，站好每一班岗。

为让更多青年扎根边疆、守边护边，近年来，四师可克达拉市强化边防建设，配备巡逻车辆、巡边无人机等设备。七十四团持续优化工作环境，推动护边条件不断改善。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霍尔果斯、毕业于新疆大学的马黑扎·巴合提，都积极加入女子护边队，至今七十四团女子护边员已增至数百名，成为边境线上的亮丽风景线。

四季流转，长歌悠扬，既是屯垦之地又是诗意之地的可克达拉生机勃勃，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、西部计划志愿者、援疆干部来到这里，爱上这里。

为何如此倾心这个地方？济南的冬天因“温晴”而被老舍称为宝地，四季如春的昆明让林徽因盛赞“永远那么美，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”，如果要找出一个理由，那一定是这独特而隽永的可克达拉“三味”。